

近代中国第一个留美学者容闳

潘湛钧

容闳 (1828—1912) 字纯甫, 原籍广东省香山县南屏乡。容闳一生经历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太平天国、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 以及洋务运动、维新运动、革命运动。他与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及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李荷玛、孙中山先生等均有交往。

农家小童 留学耶鲁

容闳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美国的学者。是中国近代积极寻求西学东渐之路, 以改革复兴中国的伟大先驱者。他极力主张派遣留学生, 沟通中西文化交流, 倡导中国工业趋向现代化; 晚年并热烈赞助孙中山的革命运动。

容闳家境贫寒, 七岁入澳门玛礼逊西塾, 校长是美国人勃朗先生。不久, 容父病故, 乃辍学务农, 叫卖糖果, 当印刷童工; 其母则上山打柴为生。容闳十二岁又入勃朗所办的小学。十八岁勃朗因健康关系返美, 因对容闳等学生感情甚深, 愿意携回三、五旧徒, 同赴新大陆完成全部学业。容闳首先表示愿意随行。容闳依依惜别地向其母辞行之后, 在勃朗的资助带领下, 跟其他两位同学黄胜、黄宽一起从黄埔港上了“女猎人号”运茶的帆船, 经印度洋, 绕好望角, 阅大西洋, 历时九十八天, 到达了纽约。先入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肄业, 这是美国著名的预备学校, 为进大学必经的阶梯。至 1850 年, 黄胜母

病已回国，黄宽转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容闳则考取了耶鲁大学，以其成绩优异，四年毕业，获博士学位。容闳不只是我国第一批留美学生，也是中国人荣获美国一流大学博士的第一人。

荣归故里 天京献策

容闳的一生，正值清廷内政腐败，外患频仍的多事之秋。他留美期间，即发誓要以“生平所学，见诸实用”，以遂治国强国之志。原来容闳在进入孟松预备学校之初，勃朗曾为容闳等贫苦学生争取奖学金，但学校规定欲取得此项奖学金者必须先立志愿书，保证大学毕业后回中国以传教为业。容闳坚决拒绝，他说：“余虽贫，自由乃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之独一无二事业。”所以容闳在美学习，是闯过了打工、帮人做饭极其艰苦的岁月。

1854年，容闳在耶鲁大学毕业，一些好心人希望他改变终生的打算，留在美国找职业。可他始终拒绝放弃他终生为中国谋福利的初衷，坚决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容闳最后决定于是年十一月从纽约乘“欧里加号”帆船，启行归国。时值冬令，气候恶劣，逆风行驶，颠簸行程一万三千哩，费时一百五十四天，亦云苦矣！

容闳荣归省亲后，即赴广州补习汉文，并潜心研究法律。其时他对清廷正残酷镇压太平军，已有所闻。在此同时，他认识了在香港伦敦传道会任职的中国牧师、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经过交谈，使容闳对太平天国萌生兴趣。

1856年8月，容闳由港赴沪，先在海关任译员，他看不惯一些职员“狼狈为奸，以图中饱”。因耻与为伍，乃愤而辞职。接着，他在外国人创办的宝顺洋行任职，结识了不少饱学之士。1859年，容闳受洋行之委任，赴内地收购丝茶，经常出入于浙、赣、湘、鄂太平军占领

区,沿途所见,多为战乱而人烟稀少,一片荒芜景象,感慨不已。第二年他陪同两个美国传教士去宁时,赴苏州、无锡、常州、丹阳一带实地调查,耳闻目睹太平军与人民相处尚得。但喜忧互见,有些地方须亟速整顿改进。及抵天京(今南京),与洪仁玕再度相晤,备感亲切。容闳即向太平天国提出七点计划:确立军事制度,设立武校,培训军官,建立善良政府,聘用有用之材,颁订各级学校的教育制度,提高军民素质,还有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等等,依照西欧之成规,改变国势孱弱的局面。容闳且谓:“倘采纳余言,愿为马前走卒。”洪仁玕给予高度评价,但上层领导谓由于物质匮乏,军事倥偬而难以采纳。不过太平天国还是赐他以一等“义爵”。容闳目光如炬,他认为所陈计划,施行刻不容缓,否则难以取得最后胜利。容闳原冀此行可遂夙志,改变中国面貌,不意毫无结果,乃面谢干王及太平天国之殊遇而废然离去。

主办留学 未竟全功

1863年容闳返沪后不久,经与旧友李善兰、新交张斯桂共商,两次获见两江总督曾国藩,论鸦片之战与英法联军之所以失败,我科学技术之远落人后,不容为讳。因此,曾国藩决定开设西式机器厂,并由容闳主持其事。是年十月,容即携银六万八千两随美国机械工程师哈司金赴美订购机器运达上海,并决定设立机器厂于上海高昌庙,此即著名的江南机器制造局。

随着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容闳趁热打铁,又接连进言曾国藩,请于制造局附近设立兵工学校,招收青年出洋留学,亦蒙曾奏请清廷硃批准可。容闳素愿次第实现,喜不可止,旋即去南京谒曾商定:1. 选派出洋学生名额;2. 设立预备学校;3. 筹定留学经费;4. 酌定出洋留学年限,并决定设立留学生监督事务所。

于是,1871年在上海开始设立预备学校,经一年多的培训,于

1872年夏,第一批留学生从上海乘轮横渡太平洋赴美,其中有闻名全国的铁道工程师詹天佑,以及唐绍仪等。引以为憾的是曾国藩适于此时病逝,未获亲见首批留学生放洋赴美。容在其自传中无限感慨说:“曾氏之逝世乃一无可比拟的巨大损失。”事实上,曾氏之死对后来留学生政策影响极大。

在第一批留学生出发前,容闳即提先赴美新英格兰之春田镇部署一切,学生抵美后,即分配于英格兰各民家学习英语,每家二、三人,让学生程度能达到入学后直接听讲,再作安排。这种办法维持至1875年,先后四批,每批30人,共120人。所痛心者,即在曾国藩逝世不久,一些顽固不化的保守派,因与曾不睦,视中国青年之留学外洋为“离经叛道”之举,要求李鸿章上奏撤回留学生,虽经耶鲁大学校长教授联名致书清政府,力阻此一退化行动,亦未能生效,而120名学生遂均于1881年悽然返国!事败于已成,诚令人唏嘘无已!清政府之颡顽无能一至于此!

国而忘家 参加维新

容闳从1854年学成归国后二十年间,公而忘私,国而忘家,风尘仆仆,席不暇暖,在他主办并率领最后一批留学生赴美之日,已年近半百,美国老友涂依曲尔为容个人问题一再催促解决,容闳才于1875年与美国小姐凯洛格结婚,成了家。

容闳新婚未数月,清政府任命容为中国驻美国兼巴西、秘鲁公使,是为中国第一任驻外使节。此时适逢秘鲁专使至天津与李鸿章商谈华工条约,李即命容负责办理。容因过去在澳门、广州目睹外人贩卖华工为“猪仔”,今奉命亲往秘鲁实地调查,容乃将秘密拍摄华工被虐待的相片寄回清廷,一面在谈判时持严正态度,反对秘鲁贩卖华人,虐待华侨,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也维护了华侨的利益。

1894年夏,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容闳出于抗倭救国的愿望,接连

上书湖广总督张之洞，建议向英贷款购买铁甲船以袭日本于太平洋，使之首尾不能相顾。张之洞允其所请，无奈李鸿章急于求和，以致容到了伦敦，进退维谷，不及一月，怏怏而返。容闳在京，旋又拟定《请创办银行章程》和《续拟银行条陈》以及借外资筹建全国铁路计划，得到清总署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的赏识，但正拟积极进行，又为盛宣怀从中作梗，无法实现。容氏也就毅然去职。

1898年，容闳鉴于清廷已腐败至于不可收拾，便又走上了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道谋求变法维新的道路，且一度以其寓所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所。但“百日维新”失败，不幸垂帘下诏，大捕党人，容只得离京南下，托迹于上海租界。时正值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容等在上海参加唐才常主持的张园会议（张园原设于今北京西路泰兴路口），称“中国国会”，会议公推容为会长，严复副。接着容与一美国青年赞助我维新的李荷玛多次接触，计划成立自立军（即维新军，在美训练），不料事洩，清廷悬赏缉拿。容乃化装改名“秦西”，乘轮赴港走日本。

武昌起义 功不可没

容闳去日本道经台湾之际，清廷侦知其行踪，密谋通过日本驻台总督儿玉子爵予以逮捕。孰料儿玉仰慕他的学识，并没有加以逮捕，反而盛情欢宴。容闳在儿玉礼遇庇护下脱离了险境，再回香港，然后绕道日本返美。这是容闳第九次，也是最后一次赴美。容宏在亡命途中，与孙中山先生邂逅于同舟共渡，这是他们两人的首次晤叙。孙中山先生原来从日本返沪拟有所活动，因闻清廷大捕党人，无法停留而原船折回日本。容与孙同属香山县籍，同抱革新救国之壮志，今于患难途中巧遇，意甚融洽，同船到达横滨，密谈良策，这对后来辛亥革命之推动，具有重大意义。

1902年容氏返回美国哈特富德镇后，即以半退休生活方式，撰

写自传和许多有关中国计划以自娱,报国之心,无时或释,而国人对 他亦尊礼有加。1903 年 1 月洪全福、李纪堂等准备在广州起义建立 大明顺天国,即拟举容闳为临时政府大总统。又是年 4 月,梁启超在 新大陆行程中,亦往访于其私邸。时容闳已年逾古稀,犹矍铄如前, 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策国家之将来,条理秩然。交谈后还 陪同梁参观了哈佛大学。1905 年康有为赴美,亦趋访容氏,一起检 阅了李荷玛所训练的维新军。

1908 年慈禧与光绪相继病逝,容即函致在华的李荷玛,促其迅 速发动武装起义,如能取得一省,即任命为总督;同时容向在美的布 思提出“中国红龙计划”,拟以一千万美元巨款援助孙中山,而孙接到 容氏来信后,立即与李荷玛建立联系,由李荷玛训练中国军官,加速 推翻清朝。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终于爆发,各省纷纷响应, 孙中山先生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特函欢迎容氏归国:“于此 革命垂成,恳请先生归国,共创新的政府,倘俯允所请,则他日吾人得 享受自由平等之幸福,悉先生所赐矣。”同时还附去一张照片。推崇 备至,企盼尤殷。

可惜容老正预备行装而突患中风,但犹抱着病躯,欣然命笔,热 烈欢呼辛亥革命是一次“了不起的大革命”,他希望革命志士们要同 “政治骑墙派”和“大阴谋家”袁世凯进行斗争,反对让掠夺者干预我 内政,主张新中国应该由地道的中国人来管理;同时他还向新生的中 华民国总统孙逸仙博士就职致以衷心的祝贺,他并非常热望“在没死 之前”回中国来参观这个新共和国以了却其“西学东渐”的宿愿。奈 何造物无情,容老竟一病不起,延至一九一二年四月因脑溢血再度发 作而离开了人间!

容闳一生苦学砥行,廉洁自重,关心民瘼,蔑视黑幕,在美六十六 年,前后九次返国,不忘故乡,不忘祖国,始终以自己是一名中国人为 荣。他为祖国奔波忙碌之余,除写自传外还留给世人不少著作译文。 容闳去世后,国内外纪念他的活动,连续不断:抗战前夕,上海交通

大学建筑了一座容闳纪念堂，台湾也为他树碑立传，美国纽约华侨为之在唐人街设立容闳小学。一九九二年容氏逝世八十周年，海外报刊以及我《人民日报》海外版曾连篇累牍地刊登了纪念他的文章。容闳的精神永垂不朽！